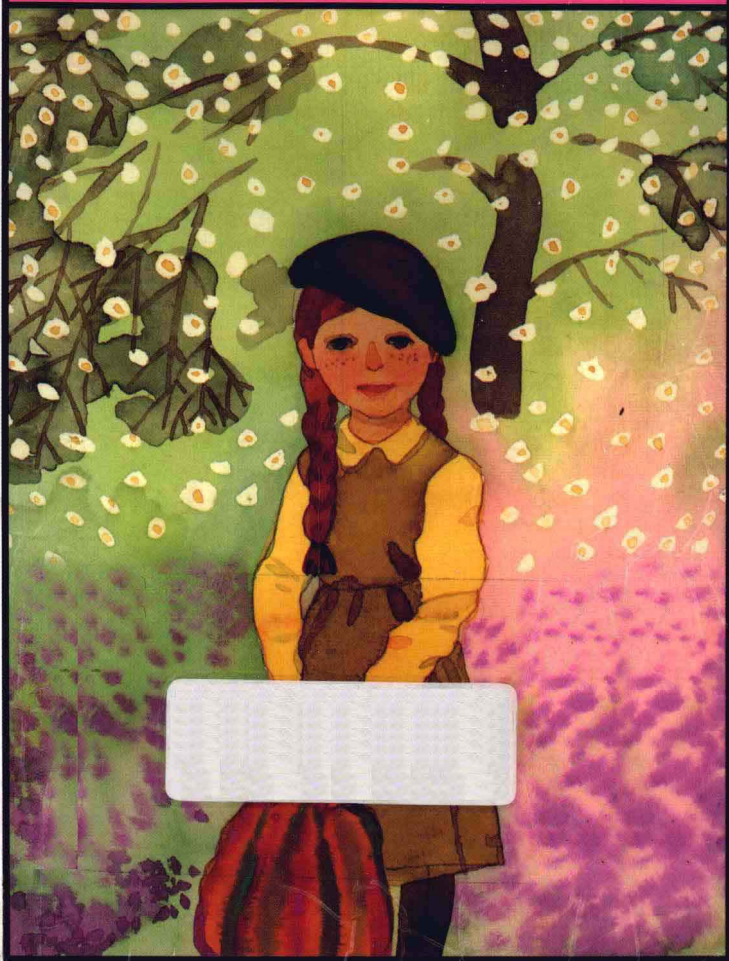


少年版
传世经典
必读文库

绿山墙的安妮

LÜSHANQIANGDEANNI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



绿山墙的安妮

LÜSHANQIANDEANNI



原著 [加拿大] 露西·莫德·蒙格玛丽
翻译 小意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绿山墙的安妮 / (加) 蒙格玛丽 (Montgomery, L.)
原著 ; 小意译. -- 南京 : 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0.3
(传世经典必读文库)
ISBN 978-7-5346-5044-4

I. ①绿… II. ①蒙… ②小… III. ①儿童文学—长篇小说—加拿大—现代—缩写本 IV. ①I711.8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047012号

书 名 少年版传世经典必读文库
——绿山墙的安妮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南京市湖南路1号 210009)
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 (南京市湖南路1号 210009)

苏少网址 <http://www.sushao.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徐州新华印刷厂
(徐州市青年路公园巷2号 221003)

开 本 890×1240 毫米 1/32

印 张 9.75

版 次 2010年3月第1版 2010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46-5044-4

定 价 16.00 元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请向出版社出版科调换)

前言

《绿山墙的安妮》是一本受到世界上无数读者喜爱的儿童文学名著。美国著名作家马克·吐温读了这部小说后曾致信作者蒙格玛丽，称赞这本书是“最甜蜜的描述儿童生活的小说”，认为“安妮是继不朽的艾丽丝之后最令人感动与喜爱的儿童形象”。

小孤女安妮是个热爱生活的孩子，她对周围的世界，对大自然的一花一草、一树一木都充满了梦幻般的爱。她用一颗善良纯洁的童心对待亲人、朋友、同学、师长，尽管这经常让她闹出天真的笑话。对学习对生活，安妮都有一股狂热的劲头，那种积极向上、拼搏奋斗的精神令人感动。安妮是个梦想家，但靠着自己的努力，她的梦想都变成了现实。这个活泼可爱的小女孩感动着一代又一代的读者，“红头发安妮”也成了孩子们心目中的偶像。



作者简介

露西·莫德·蒙格玛丽于1874年出生在加拿大爱德华太子岛北部的一个小村庄。一岁多的时候她的母亲就不幸去世,在外地经商的父亲无暇抚养她,小莫德从小在外祖父母身边长大。

十六岁那年莫德来到父亲身边。父亲已经有了新的妻子和孩子,继母要求莫德停止上学帮着带孩子。在分担家务之余莫德抓紧一切时间写作,以此冲淡不能上学的痛苦。无论在怎样艰难困厄的环境中都始终保有对生活的美好梦想,也许正是这段亲身经历帮助莫德塑造了感人至深的安妮的形象。

1904年莫德开始动笔创作《绿山墙的安妮》,历时一年完成。在寻求出版的过程中莫德也屡受挫折,但她绝不轻言放弃,直到第六次投稿,《绿山墙的安妮》终于被一家出版社接受。

如今《绿山墙的安妮》已经以它独有的魅力征服了全世界的读者。小说中写到的“绿山墙”,在莫德去世后成为蒙格玛丽博物馆。



目 录

第一章	雷切尔太太的惊讶·····	1
第二章	马修·卡斯伯特的惊讶·····	9
第三章	玛莉拉·卡斯伯特的惊讶·····	23
第四章	绿山墙的清晨·····	31
第五章	安妮的历史·····	37
第六章	玛莉拉下定了决心·····	43
第七章	安妮的祷告·····	49
第八章	收养安妮开始了·····	53
第九章	雷切尔·林德太太吓坏了·····	61
第十章	安妮的道歉·····	68
第十一章	安妮对周日学校的印象·····	75
第十二章	庄严的宣誓·····	82
第十三章	期待的喜悦·····	88
第十四章	安妮的招供·····	93
第十五章	学校的骚乱·····	103
第十六章	和戴安娜喝茶的悲剧性结局·····	118
第十七章	生活的新情趣·····	129
第十八章	营救·····	136



第十九章 音乐会、灾难与招供	146
第二十章 好事变坏	158
第二十一章 新调味料	165
第二十二章 请安妮喝茶	176
第二十三章 光荣的悲伤	180
第二十四章 斯苔丝小姐和学生们参加音乐会	188
第二十五章 马修坚持要灯笼袖	193
第二十六章 故事俱乐部成立了	203
第二十七章 虚荣与烦恼	210
第二十八章 不幸的百合姑娘	217
第二十九章 安妮生活中的新纪元	225
第三十章 奎恩班开课了	234
第三十一章 小溪和山谷交汇的地方	245
第三十二章 通过名单公布了	252
第三十三章 酒店音乐会	260
第三十四章 奎恩女孩	270
第三十五章 奎恩之冬	277
第三十六章 梦想与光荣	282
第三十七章 名叫死亡的收割者	288
第三十八章 曲折的道路	296

附录:

《绿山墙的安妮》导读	304
------------------	-----

第一章 雷切尔太太的惊讶

雷切尔·林德太太住在安维利大道没入山谷的地方，两边生长着如女士耳环般的桉树，一条小溪潺潺流过。这条小溪的源头远在老卡斯伯特家那儿的树林里，小溪的上游很是奇妙，它携着阴暗的池塘和瀑布的种种奥妙向前奔流，流过树林，但到了林德家这儿的山谷时，却变成了安静乖巧的细流，仿佛它知道，若是不适当注意庄重与礼貌的话，是逃不过林德家门口的。可能它也知道雷切尔太太正坐在窗口，敏锐的目光注视着任何路过的东西，从溪流到出现的孩童。若是让她看见了什么怪事儿，她不像狩猎一样搜索出其中的究竟来是绝不会安心的。

安维利来来往往的人很多，谁要是特别留心邻人的事，往往会忽略了自己的事情，但雷切尔太太有两者兼顾的能力。她是个优秀的家庭主妇，主持着为慈善事业定期聚会的妇女缝纫小组，帮着打理周日学校，而且是教区救助会和对外传教辅助团最积极的支持者——就是有这么多事情，雷切尔太太仍然有足够的时间坐在她厨房的窗户边缝被子。安维利的家庭主妇们常常用敬畏的声音说，她缝了十六条被子，而且还时刻注意着贯穿山谷、环绕着陡峭红山的大路。安维利位于一



个三角形的半岛上，这个半岛向外突出，一直深入到劳伦斯海湾，两边都是海水，任何想要出去或者进来的人都得经过这条山路，所以，他们根本就逃不过雷切尔太太敏锐目光的交叉射击。

六月初的一个下午，她一直坐在那儿。太阳明亮温暖的光线洒进窗户，房子下面斜坡上的果园染着新娘般的红晕，还有白色的花朵和无以计数的嗡嗡叫的蜜蜂。托马斯·林德——一个恭顺的小个子男人，安维利人都叫他雷切尔·林德的丈夫，正在马棚那边的田里播种他的芜菁，马修·卡斯伯特也应该在绿山墙上方的大红溪播种。雷切尔太太知道这事儿是因为她听见马修前一天晚上在威廉·布莱尔的小店里告诉彼得·莫里森，他说明天下午他要播种子了。当然，是彼得问他的，马修从来也没有自愿地告诉过别人他自己的生活情况。

但马修·卡斯伯特却来这儿了，现在是忙碌的下午三点半，他平静地驾着车子驶过山谷上了山。他戴了白领子，穿着他最好的一套衣服，这很明显地证明——他要出安维利，他的那辆旧马车，还有他的母马，也都意味着他要走的距离相当长，现在的问题是他要到哪里去？为什么？

若是安维利的任何其他人，雷切尔太太会把所有的迹象联系起来，可能这两个问题就有了准确的结论，但马修却是个很少出门的人，那么，肯定是有件非常急迫、不同寻常的事情。而且，他是那种害羞的人，他讨厌身处陌生人之间，或到需要他说话的地方去。马修，打扮得那么漂亮，佩戴着白领子，驾着马车，这可不是件寻常事。雷切尔太太拼命地想，却怎么也想不明白。她一个下午的快乐就给这事破坏了。



“喝完茶，我可以走到绿山墙去，问问玛莉拉他到哪儿去了，干什么去了，”可敬的女士最后下定了决心，“他这种时候很少进城的，而且从不访客，要是芜菁种子用完了，他也不会穿戴得那么整齐，而且还驾着马车去，驾车的速度又不像是去找医生，肯定是昨天发生了什么事情让他不得不出门。要是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我的心是不会有一分钟的平静的。”

于是，喝完了茶，雷切尔太太出发了。路并不算远，马修住的那幢果树围绕着的 irregular 的大房子从林德家那条大路走去只有一英里，是个人迹罕至的地方。当然了，弯曲的小路拉长了路程。马修·卡斯伯特的爸爸跟他一样害羞、安静，当他建立这份家业时，他尽可能地把它建在远离伙伴而又没有退缩到树林里去的地方，绿山墙就坐落在他清除出来的那块地方的边角上，从大路那儿几乎看不见。安维利的其他房子一般都建筑在大路两边，这样才能够适应社交生活，雷切尔太太觉得住在绿山墙根本就不能称之为生活。

“只不过是待着罢了，就是这样子的。”她沿着深深的车辙前行，绿色的小路两边镶着野玫瑰丛，她想，“难怪马修和玛莉拉都有点古怪，住在这个地方，天知道他们是不是觉得有自己就足够了，树又不是什么伙伴，我可更愿意看着人。可以肯定的是，他们很满足，但是我想，或者是他们习惯这样子。人是可以适应各种情况的，甚至像爱尔兰人说的，能适应被吊死。”

雷切尔太太步入了绿山墙的后园，那是个非常干净、整齐的园子，一边是巨大的柳树，另一边是伦巴第，看不见一根零散的树枝，也没有一块散乱的石头，和以前一样，并没有什么变化。她心底明白，玛莉拉打扫院子和她清扫房间一样频繁。这儿干净得可以在地上吃饭，根本不会吃进去一丁点儿灰尘。



雷切尔太太使劲敲了敲厨房的门，然后走了进去。绿山墙的厨房是个让人愉快的地方，或者说看上去有几分像从来没用过的客厅一样，本该是个让人愉快的地方。它的窗面向东面和西面，从西面的窗户看出去就是后园，柔润的六月阳光如潮水般流泻下来。从东面的那扇窗子，你可以看见开着白花的樱桃树在左边的果园里沉沉欲坠，山谷下的溪畔是瘦弱的白桦，被混乱生长的蔓生植物染成大片的绿色。玛莉拉就坐在那儿，她坐的样子似乎对阳光有些怀疑似的，阳光对她来说好像是一种摇摆不定不负责任的东西，但它事实上当然对世界是很重要的。她现在就坐在那儿编织，身后的桌子上放着晚餐。

雷切尔太太在靠近门之前就已经注意过桌子上的所有东西，一共是三个盘子，那么玛莉拉一定是在等着马修和另一个人回来喝茶了，但都是些日常的食物，一盘苹果酱，一盘蛋糕，那么这个人并不是什么特别人物了。那么马修的白领子和母马呢？雷切尔太太被没有神秘感的安静的绿山墙弄昏了头。

“下午好，雷切尔。”玛莉拉飞快地说，“真是美好的下午，你不坐下吗？你家里人都好吧？”

有些不知道叫什么好的关系被称为友情，这种关系在玛莉拉和雷切尔之间就存在，尽管她们并不算很熟悉。

玛莉拉高高瘦瘦的，有棱角没曲线，她的黑头发已经有几条灰白的条纹了，头发总是高高地盘在上面，后面打了个坚硬的小结，上面横冲直撞地别了两根线编的发卡。她看上去像是那种眼界狭窄、具有僵硬严格的道德观的女人。她的是的。除了她的嘴，要是经过一点点培养，它就会表示出幽默感。

“我们都很好，”雷切尔说，“我倒有点儿担心你呢，我今天看见马修出去了。我想是去医院了吧？”

玛莉拉的嘴唇宽容地抽动了一下，她知道雷切尔太太会来的，马修这样得意洋洋而又毫无来由地出门，对她邻居的好奇心来说实在太过分了。

“噢，不是的。我昨天头很疼，但今天很好。”她说，“马修去布莱特河了，我们从新斯科舍的孤儿院里领养了个小男孩，他今天晚上坐火车到。”

如果玛莉拉说马修是去布莱特河和一只袋鼠碰头了，雷切尔太太也不会比现在更震惊，她像受了打击一样，有五秒钟说不出话来，玛莉拉的模样不像是在开玩笑，可是雷切尔太太几乎以为她是在开玩笑。

“你是认真的吗，玛莉拉？”她反应过来时问。

“当然啦。”玛莉拉说话的样子就像这件事只是安维利井井有条的农场在春播时的一件日常工作罢了，而不是一个前所未闻的革新。

雷切尔太太的精神受到强烈的刺激，她吃惊地想，一个男孩！那么多人，偏偏是马修收养了个男孩！从孤儿院里！

“到底是什么让你冒出这个念头的？”她责备地说。

没有问过任何人的意见就这么做，那么必然要遭到反对的。

“其实我们考虑了一段时间了，整个冬天都在考虑。”玛莉拉回答说，“亚历山大·斯宾塞太太圣诞节前来过这里，她说她春天时会回惠普顿的孤儿院里领养一个小女孩，她有个堂兄住在那儿。从那时到现在，我和马修就不时讨论这件事情。我们想要一个男孩子。这些年马修一直很辛苦，你是知道的。”



他已经六十岁了，已经不像以前那么精力旺盛了，他的心脏病给他惹了不少麻烦，你也知道雇人来做多么让人失望，这儿除了那些愚蠢的半大不大的法国男孩以外根本没有人。当你让他介入你的生活教他干活时，他马上就跑到龙虾罐头厂，或者干脆到美国去了。开始马修建议要一个做家务的男孩，被我断然拒绝了。他们很不错，我的意思不是他们不好——但是我不要那些伦敦街的阿拉伯孩子，至少得给我一个土生土长的。这是很冒险的，不管我们要了谁都一样，但是若要了个加拿大孩子，我心里会舒坦点儿，晚上也能睡得好点儿。后来我们就决定让斯宾塞太太去领她的小女孩时帮我们挑一个，昨天晚上我们听说她去了，我们叫她在卡莫迪的亲戚带话给她，叫她帮我们领一个十一岁的小男孩，聪明可爱一点儿的。我们觉得这种年龄最好了，对做些杂事来说呢，已经足够大了；而培养他呢，年龄也合适。我们想给他一个好的家，让他接受好的教育。今天我们收到了斯宾塞太太的电报，是送信的人从车站里带来的，说他们会坐五点三十分的火车来这里。所以马修就去布莱特河接他们了，斯宾塞太太把他送到这儿，然后一个人到白沙。”

雷切尔太太为自己总是讲真心话感到很骄傲，她现在就要讲了，她要让自己的思想态度适应一下这个惊人的消息。

“好吧，玛莉拉，我要坦率地告诉你，我觉得你做了件蠢事——冒险的事，就是这样。你不知道自己能得到什么。你要把一个陌生的孩子领进家门，你对他一丁点儿也不了解，也不知道他的脾气，不知道他父母的情况，也根本不知道他会变成什么样子。上个星期我刚从报纸上看到，一对夫妻到孤儿院领了个孩子，然后他在晚上放火——故意放火，玛莉拉！差

点就把他们在床上烧成焦炭。还有，我还知道另一个例子，一个领养的男孩吸生鸡蛋吃，这习惯改不过来了。要是你在这件事上问我的意见——当然，你没有——玛莉拉，我会说上帝保佑，别考虑这种事了。”

这套约伯式的劝解好像并没有让玛莉拉恼火，但也没让她提高警惕，她很安稳地继续编织着。

“我不否认有这种事情，雷切尔。我自己也是有疑虑的，但马修对此很固执，所以我就得让步。马修很少对任何事情有个决定的，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对他让步是我的义务。至于说到风险，那么，在这世界上有什么事情不冒险呢？就是自己生的孩子也可能出这种事情，也不一定就特别好。”

“那好吧，我希望这是件好事情。”雷切尔太太的语调显而易见地透露出她的怀疑，“要是他放火烧了绿山墙，或者在井里投毒的话，别说我没有警告过你，我可是听说过在新不伦瑞克有个孤儿干过这样的事，那一家人都死得很痛苦。不过，这件事是女孩子做的。”

“我们领的不是女孩，”玛莉拉说，好像井里投毒纯粹是女孩子的事情，根本不用担心男孩也会做，“我做梦都没想过要领养一个女孩子，我不知道斯宾塞太太为什么要领养个女孩子。”

雷切尔太太很想滞留到马修和他领来的孤儿回家的時候，但是考虑到他到家还至少需要两个小时，她决定要到罗伯特·贝尔家去说说这件事。这肯定是条独一无二的耸人听闻的消息。雷切尔太太深爱这种惊动世人的感觉，所以她走了。玛莉拉松了口气——雷切尔太太的悲观情绪影响到了她，她觉得自己的怀疑和恐惧再次复苏了。



“哎呀，所有发生过或将要发生的事情啊，”雷切尔太太安全地离开小路后突然感慨道，“真像做梦一样。我真替那孩子可惜，马修和玛莉拉不了解孩子的，他们希望他聪明，性情稳定，他自己的爷爷，哦，要是他有过爷爷的话，这很值得怀疑。想想绿山墙要有个孩子真觉得怪，那儿从没有过孩子，房子盖起来的时候马修和玛莉拉都已经长大了，要是他们自己也曾是孩子，看他们那样子就不能相信他们也曾是孩子，我不能凡事都替那孤儿考虑到，但是我很同情他，就是这样的。”

雷切尔太太真心真意地对野玫瑰丛说着话，但如果她看见恰巧在这个时刻，那个在布莱特河站耐心等候的人等来的孩子的话，她的叹息会更为深远。



第二章 马修·卡斯伯特的惊讶

马修·卡斯伯特和那头母马默契配合地到了八英里以外的布莱特河。那是条漂亮的道路，两边都是温暖的农场，他们不时穿过香气宜人的杉树林。山谷里李树悬挂着绽出薄雾般的花朵，空气中充溢着苹果园甜美的气息，牧场一直延伸到遥远的地平线尽头——一片如珍珠般的紫色迷雾之中。小鸟的歌声欢快，好像今天是一年中惟一的一个夏日似的。

马修打扮成这副模样驾着车，他觉得很快快乐，除了碰见哪位女士不得不和她们点头示意的时候。在爱德华岛上，你应该冲每一个你碰见的人点头，不管你认识不认识。

马修害怕除了玛莉拉和雷切尔以外的所有女人，他有种很不舒服的感觉，总觉得这种神奇的生灵都在嘲笑他。他这么想倒可能是对的，他看上去就是那种很古怪的人，外形笨拙，长长的铁灰色头发都到他的驼背上了，丰满柔软的棕色胡子从二十岁就开始留了，实际上，他二十岁和六十岁看上去差不多，除了少些灰白色。

他到布莱特河站的时候，那儿还没有任何火车要来的迹象，他以为自己来得太早了，就把马拴在小布莱特河酒店的院子里，远远地走到了火车站。长长的站台像荒芜了一般，视力



所及之处，惟一活着的生物就是个女孩子，她一个人坐在另一头的高高堆起的鹅卵石上。马修看见女孩子就像什么也没看见，他悄悄侧身飞快地走过她身边，看也没看她一眼。要是他看看她，他就会注意到她紧张僵硬的脸充满期待。她坐在那里等待着什么人，坐着等是惟一能够做的事情了，她用尽了全力坐着干等。

马修看见准备回家吃晚饭的站长正在锁票房的门，就问他是：“五点三十分的车是不是很快就会到了？”

“五点三十分的车已经到站了，半小时之前又已经开走了。”活泼的官员说，“但是有个客人下来等你了，一个小姑娘，就坐在那儿呢。我叫她去女子候车室，但她严肃地告诉我她宁可待在外面。‘这儿有更多的想象余地。’她说。她有点怪，我得这么说。”

“我又不是来等女孩子的，”马修茫然了，“我是来等个男孩子的，斯宾塞太太把他从新斯科舍带过来的。”

站长吹起了口哨，“我猜你是弄错了吧，斯宾塞太太和这个女孩下了车，托我照顾她。她说你和你妹妹从孤儿院领养了这个孩子，你很快就到，这就是我知道的一切了。我可没在附近藏着更多的孤儿。”

“我不明白。”马修无助地说。他真希望玛莉拉就在身边，她可以帮他处理这种情况的。

“那就最好问一下这个女孩子，”站长漫不经心地说，“我敢说她会向你解释的，她自己有舌头嘛，这是肯定的。可能你要的那种牌子的男孩子缺货吧。”

他走开了。不幸的马修饿着肚子，他不得不处理这种情况，而对他来说，这比处理一头在洞里的狮子还难——走向这

